

書

北史卷九十三至九十四

列傳僭偽附庸

夏燕秦
涼梁

至高麗百濟流末倭國

北史卷九十三

列傳第八十一

僭偽附庸

夏 赫連氏

燕 慕容氏

後秦 姚氏

北燕 馮氏

西秦 乞伏氏

北涼 沮渠氏

梁 蕭氏

晉自永嘉之亂寓縣瓜分胡羯憑陵積有年代各言膺運咸居大寶竟而自相吞滅終為魏臣然魏自昭成已前王迹未顯至如劉

西川中鳳閣
氏關同附庸

石之徒時代不接舊書爲傳編之四夷有欺耳目無益細素且於時五馬浮江正朔未改陽秋記注具存紀錄雖朝政叢脞而年代已多太宗文皇帝爰動天文大存刊勒其時事相接已編之載記今斷自道武已來所吞併者序其行事紀其滅亡其餘不相關涉皆所不取至如晉宋齊梁雖曰偏據年漸三百鼎命相承魏書命曰島夷列之於傳亦所不取故不入今篇蕭譽雖云帝號附庸周室故從此編次爲僭偽附庸傳云爾

鐵弗劉武南單于苗裔左賢王去卑之孫北部帥劉猛之從子居於新興虎兪之北北人謂胡父爲鮮卑母爲鐵弗因以號爲姓武父誥汁爰世領部落汁爰死武代焉武死子務桓代領部落與魏和通務桓死弟闕頭代立密謀反叛後務桓子悉勿祈逐闕頭而立悉勿祈死弟衛辰代立衛辰務桓之第三子也旣立

朝獻昭成以女妻之衛辰潛通苻堅堅以爲左賢王遣使請堅求田地春去秋來堅許之後乃背堅專心歸魏舉兵伐堅堅遣其將鄧羌討禽之堅自至朔方以衛辰爲夏陽公統其部落衛辰復附於堅昭成討大破之遂走奔苻堅堅送還朔方遣兵戍之昭成末衛辰導苻堅寇魏南境王師敗績堅遂分國人爲二部自河以西屬之衛辰自河以東屬之劉庫仁堅後以衛辰爲單于督攝河西新類屯於代來慕容永據長平拜衛辰使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朔州牧朔方王姚萇亦遣使結好拜衛辰使持節都督北朔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河西王幽州牧登國中衛辰遣子直力鞬寇南郡其衆八九萬道武軍五六千人爲其所圍帝乃以車爲方營並戰並前大破之於鐵岐山南直力鞬單騎而走帝乘勝追之自五原金津南度河徑入其國遂至衛辰所居悅跋城衛

辰父子驚遁乃分遣陳留公元虔南至白鹽池虜衛辰家屬將軍
伊謂至木根山禽直力鞬衛辰單騎遁走爲其部下所殺傳首行
宮先是河水赤如血衛辰惡之及衛辰之亡誅其族類並投之於
河衛辰第三子屈丐奔薛于部帥太悉伏屈丐本名敦敦明元改
其名曰屈丐北方言屈丐者卑下也太悉伏送之姚興與高平公
破多羅沒奕于妻之以女屈丐身長八尺五寸興見而奇之拜驍
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參軍國大議寵遇踰於勳舊與弟濟南公
邕言於興曰屈丐天性不仁難以親育寵之太甚臣竊惑之興曰
屈丐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
屈丐爲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沒奕于鎮高平邕固諫以爲不
可興乃止以屈丐爲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
二萬餘落鎮朔方道武末屈丐襲殺沒奕于而併其衆僭稱大夏

天王號年龍昇置百官興乃悔之屈丐恥姓鐵弗遂改爲赫連氏
自云徽赫與天連又號其支庶爲鐵伐氏云族剛銳如鐵皆堪伐
人晉將劉裕攻長安屈丐聞而喜曰姚泓豈能拒裕裕必尅之待
裕去後吾取之如拾遺耳於是秣馬勵兵休養士卒及劉裕禽泓
留子義真守長安屈丐伐之大破義真積人頭爲京觀號曰髑髏
臺遂僭皇帝於灞上號年爲自武定都統萬勒銘城南頌其功德
以長安爲南郡郡性憍虐視人如艸蒸土以築城鐵錐刺入一寸卽
殺作人而并築之所造兵器匠呈必死射甲不入卽斬弓人如其
入便斬鎧匠殺工匠數千人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忿手
自殺之羣臣忤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
舌而後斬之議廢其子瑣瑣自長安起兵攻屈丐丐遣子太原公
昌破瑣殺之屈丐以昌爲太子始光二年屈丐死昌僭立昌字還

國一名折屈丐之第二子也既僭位改年承光大武間屈丐死諸子相攻關中大亂於是西伐乃以輕騎一萬八千濟河襲昌時冬至之日昌宴饗王師奄到上下驚擾車駕次於黑水去其城三十餘里昌乃出戰太武馳往擊之昌退走入城未閉門軍士乘勝入其西宮焚其西門夜宿城北明日分軍四出徙萬餘家而還後昌遣弟定與司空奚斤相持於長安太武乘虛西伐濟君子津輕騎三萬倍道兼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一日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尅退無所資不若步軍攻具一時俱往帝曰夫用兵之術攻城最下不得已而用之如其攻具一時俱往賊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則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非上策也朕以輕騎至其城下彼先聞有步軍步從見騎至必當心閑朕且羸師以誘之若得一戰禽之必矣所以然者軍士去家二千里後有黃河之難所謂置之

之死地而後生也以是決戰則有餘攻城則不足遂行決於黑水分軍伏於谷而以少衆至其城下昌將狄子玉來降說使人追其弟定定曰城堅峻未可攻拔待禽斤等然後徐往內外擊之有何不濟昌以爲然大武惡之退軍城北示昌以弱遣永昌王徼及娥清等分騎五千西掠居人會軍士負臯亡入昌城言官軍糧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步兵未至擊之爲便昌信其言引衆出城步騎三萬司徒長孫翰等咸言昌步陣難陷宜避其鋒且待步兵一時奮擊帝曰不然遠來求賊恐其不出今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軍僞北引而疲之昌以爲退鼓譟而前舒陣爲翼行五六里帝衝之賊陣不動稍前行會有風起方術官趙倪勸帝更待後日崔浩叱之帝乃分騎爲左右以掩之帝墜馬賊已逼帝騰馬刺殺其尚書斛黎文殺騎賊十餘人流矢中帝帝奮擊不輟昌軍大

潰不及入城奔投上邽遂剋其城初屈丐奢好修宮室城高十仞
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五仞其堅可以礪刀斧臺榭高大飛
閣相連皆彫鏤圖畫被以綺繡飾以丹青窮極文采帝顧謂左右
曰蕞爾小國而用人如此雖欲不亡其可得乎侍御史安頡禽昌
帝使侍中古弼迎昌至京師舍之西宮門內給以乘輿之副又詔
昌尚始平公主假會稽公封爲秦王坐謀反伏誅昌弟定小字直
獫屈丐之第五子也凶暴無賴昌敗定奔於平涼自稱尊號改年
勝光定登陰槃山望其本國泣曰先帝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
之事乎使天假朕年當與卿諸人建季興之業俄而羣狐百數鳴
於其側定命射之無所獲惡之曰所見亦大不臧咄咄天道復何
言哉定與宋連和遙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恒山以西屬定太
武親率輕騎襲平涼定救平涼方陣自固帝四面圍之斷其水州
定不得水引衆下原詔武衛將軍丘眷擊之定衆潰被創單騎遁
走收其餘衆乃西保上邽神麌四年爲吐谷渾慕容瓚所襲禽定
送京師伏誅

徒河慕容廆字奕洛瓌本出昌黎曾祖莫護跋魏祖率諸部落入
居遼西從司馬宣王討公孫氏拜率義王始建王府於棘城之北
祖木延母丘儉征高麗有功始號左賢王父涉歸以勲進拜鮮卑
單于遷邑遼東涉歸死廆代領部落以遼東僻遠遷於徒河之青
山穆帝世頗爲東部之患廆死子晃嗣晃字元真號年爲元年自
稱燕王建國二年昭成納晃女爲后四年晃城和龍而都焉征高
麗大破之遂入丸都掘高麗王釗父利墓載其屍焚其宮室毀丸
都而歸釗後稱臣乃歸其父屍晃死子儁嗣儁字宣英旣襲位號
年爲元年聞石氏亂乃礪甲嚴兵將爲進取之計徙都於薊建國

十五年僞僭稱皇帝置百官號年天璽國稱大燕十六年自薊遷都於鄴號年光壽僞死第三子暉嗣暉字景茂號年建熙暉政無綱紀有神降於鄴曰湘女有聲與人相接數日而去後苻堅遣將王猛伐鄴禽暉封新興侯道武之七年苻堅敗於淮南暉叔父垂叛堅攻苻丕於鄴暉弟濟北王泓先爲北地長史聞垂攻鄴亡奔關東還屯華陰自稱雍州牧濟北王推垂爲丞相大司馬吳王堅遣子鉅鹿公叡伐泓泓弟中山王冲先爲平陽太守亦起兵河東奔泓泓衆至十萬遣使謂堅求分王天下堅大怒責暉暉叩頭流血謝堅待之如初命暉以書招垂及泓冲暉密遣使謂泓勉建大業可以吳王爲相國中山王爲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爲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卽尊位泓進向長安年號燕興泓謀臣高蓋宿勒崇等以泓德望後冲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冲爲

皇太弟承制行事置百官進據阿房初堅之滅燕冲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長安歌之曰一雌一雄雙飛入紫宮王猛切諫乃出冲及其母卒葬之以燕后之禮長安又謠曰鳳凰鳳凰止阿房時以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蒔梧桐數千株於阿城以待鳳凰冲小字鳳凰至是阿城終爲堅賊暉入見堅謝因言二子昨婚欲堅幸第堅許之暉出術士王嘉曰椎蘆作蘧蔭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言暉將殺堅而不果也堅與羣臣莫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事發堅乃誅暉父子及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庖弟運運孫永字叔明暉旣爲苻堅所并永徙於長安家貧夫妻常賣藥於市及暉爲堅所殺冲乃自稱尊號以永爲小將軍冲毒暴及堅出如五將山冲入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堅之

未亂關中忽然無火而烟氣大起方數十里月餘不滅堅每臨聽
訟觀令民有怨者舉烟於城北觀而錄之長安爲之語曰欲得必
存當舉烟關中謠曰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虜西人呼
徒河爲白虜冲果據長安樂之忘歸且以慕容垂威名夙著跨據
山東憚不敢進衆咸怨之登國元年冲左將軍韓延因人之怨殺
冲立冲將段隨爲燕王改年昌平冲之入長安王嘉謂之曰鳳凰
鳳凰何不高飛還故鄉無故在此取滅亡冲敗其左僕射慕容恒
與永潛謀襲殺隨立宜都王子覲爲燕王號年建明率鮮卑男女
三十餘萬口乘輿服御禮樂器物去長安而東以永爲武衛將軍
恒弟護軍將軍韜陰有貳志誘覲殺之於臨晉恒怒去之永與武
衛將軍刁雲率衆攻韜韜遣司馬宿勤黎逆戰永執而戮之韜懼
出奔恒營恒立慕容冲子望爲帝改年建平衆悉去望奔永永執
望殺之立慕容泓子忠爲帝改年建武忠以永爲太尉守尚書令
封河東公東至聞喜知慕容垂稱尊號託以農要弗進築燕熙城
以自固刁雲等又殺忠推永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
四州牧河東王稱蕃於垂永進據長子僭稱帝號年中興垂攻丁零
翟釗於滑臺釗敗降永永以釗爲車騎大將軍東郡王歲餘謀殺
永永誅之垂來攻永永敗爲前驅所獲垂數而戮之并斬永公卿
已下刁雲大逸豆歸等四十餘人永所統新舊人戶服御圖書器
樂珍寶垂悉獲之垂字道明見第五子也甚見寵愛常自謂諸弟
子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恩
遇踰於僑僑弗能平及卽王位以垂墜馬傷齒改名爲軼外以慕
卻鞅爲名內實惡之尋以讖記之文乃去夫以垂爲名年十三爲
偏將所在征伐勇冠三軍僑平中原垂爲前累戰有大功及僑

僭尊號封吳王後以車騎大將軍敗桓溫於枋頭威名大震不容於暉西奔苻堅甚重之拜冠軍將軍封賓都侯堅敗淮南入於垂軍子寶勸垂殺之垂以堅遇之厚也不聽行至洛陽請求拜墓堅許之遂起兵攻苻丕於鄴垂稱燕王置百官年號燕元登國元年垂僭位號年爲建興繕宗廟社稷於中山盡有幽冀平州之地遣使朝貢三年道武遣九原公儀使於垂垂又遣使朝貢四年道武遣陳公虔使於垂垂又遣使朝貢五年又遣秦王觚使於垂垂留觚不遣遂絕行人垂議討慕容永太史令靳安言於垂曰彗星經尾箕之分燕當有野死之王不出五年其國必亡歲在鶉火必尅長子垂乃止安出而謂人曰此衆旣并終不能久安蓋知道武之興也而不敢言先是丁零翟遼叛垂後遣使謝皐垂不許遼怒遂自號大魏天王屯滑臺與垂相擊死子釗代之及垂征尅滑臺

釗奔長子垂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永國未有釁請他年垂將從之垂弟司徒范陽王德固勸垂垂曰司徒議與吾同且吾投老叩囊底智足以尅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乃伐永尅之十年垂遣其太子寶來寇始寶之來垂已有疾自到五原道武斷其行路父子問絕帝乃詭其行人之辭臨河告之曰汝父已死何不遽還寶兄弟聞之憂怖以爲信然於是士卒駭動初寶至幽州其所乘車軸無故自折占工靳安以爲大凶固勸令還寶怒不從至是問安安曰速去可免寶愈恐安退告人曰今將死於他鄉尸骸委於草野爲烏鳶螻蟻所食不復見家族十月寶燒船夜遁時河冰未成寶謂帝不能度不設斥候十一月天暴風寒冰合帝進軍濟河急追之至參合陂西靳安言於寶曰今日西北風動是軍將至之應宜兼行速去不然必危其夜帝部分衆軍東西爲犄角之勢約勒士

卒束馬口銜枚無聲昧爽衆軍齊進日出登山下臨其營寶衆晨
將東引顧見軍至遂驚擾帝縱騎騰蹕馬者蹶倒冰上寶及諸
父兄弟軍馬迸散僅以身免寶軍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斂手就羈
禽其王公文武數千垂復欲來寇太史曰太白白沒西方數日後
見東方此爲躁兵先舉者亡垂不從鑿山開道至寶前敗所見
骸如丘設祭弔之死者父兄子弟遂皆嗥哭聲震山川垂慚然
血發病而還死於上谷寶僭立寶字道裕垂之第四子也少輕果
無志操好人佞已爲太子砥礪自修垂妻段氏謂垂曰寶姿質雍
容柔而不斷承平則爲仁明之主處難則爲濟世之雄今託以大
業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兒之俊賢者宜擇一以樹之趙王麟
姦詐負氣常有輕寶之心恐難作垂不納寶聞深以爲恨寶既僭
位年號永康遣麟逼其母段氏自裁段氏怒曰汝兄弟尚逼殺母

安能保社稷吾豈惜死遂自殺寶議以后謀廢嫡稱無母之道不
宜成喪羣臣咸以爲然寶中書令睦遽執意抗言寶從之而止皇
始元年道武南伐及尅信都寶大懼夜來犯營帝擊破之寶走中
山遂奔薊寶子清河王會先守龍城聞寶被圍率衆赴難逢寶於
路寶分奪其軍以授弟遼西王農等會怒襲農殺之勒兵攻寶寶
走龍城會追圍之侍御郎高雲襲敗會師會奔中山寶命雲爲子
封夕陽公會至中山爲慕容普隣所殺寶至龍城垂舅蘭汗拒之
寶南走奔薊汗復遣迎寶以汗垂之季舅子盛又汗之婿也必謂
無二乃還龍城汗殺之及子策等百餘人汗自稱大都大單于昌
昌黎王號年青龍以盛子塔哀而宥之盛字道運寶長子也垂封
爲長樂公寶僭立進爵爲王蘭汗之殺寶也以盛爲侍中左光祿
大夫盛乃間汗兄弟使相疑害李早衛雙劉志張真等皆盛之舊

昵汗太子穆並引爲腹心盛結早等因汗穆等醉夜襲殺之僭尊號改年爲建平又號年爲長樂盛改稱庶人大王盛以寶閭而不斷遂峻極威刑於是上下震局前將軍段璣等夜鼓噪攻盛傷之遂輦昇殿召叔父河間公熙屬以後事熙未至而死熙字道文小字長生垂之長子也羣臣與盛伯母丁氏議以其家多難宜立長君遂廢盛子定迎熙立之熙立殺定年號光始築龍騰苑起雲山於苑內又起逍遙宮甘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宮又爲妻苻氏鑿曲光海清涼池季夏盛暑不得休息暍死者大半熙遊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伐其樹下有蛇長丈餘熙盡殺寶諸子改年爲建始又爲其妻起承華殿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典軍杜靜載棺詣闕上書極諫熙大怒斬之熙妻當季夏思凍魚贈仲冬須生地黃切責不得加有司

大辟苻氏死熙擁其屍僵仆絕息久而乃蘇悲號僻踴斬衰食粥大斂之後復啟而交接制百官臨哭沙門素服令有司案檢有疾者爲忠無淚者臯之羣臣莫不含辛以爲淚及葬熙被髮徒步從轎車毀城門而出長老將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久矣衛中將軍馮跋兄弟閉門拒熙執而殺之立夕陽公雲爲主雲寶之養子也復姓高氏年號正始跋又殺雲自立雲之立也熙幽州刺史上庸公慕容懿以遼西歸降道武以懿爲征東大將軍平州牧昌黎王後坐反伏誅見少子德字玄明雅爲兄垂所重苻堅滅暉以德爲張掖太守垂僭號封范陽王位司徒寶卽位以德鎮鄴大丞相寶旣東走羣僚勸德稱尊號德不從皇始二年旣拔中山道武遣衛王儀攻鄴德南走滑臺自稱燕王號年燕元置百官德冠軍將軍苻廣叛於乞活壘德留兄子和守滑臺率衆攻廣斬之而和

長史李辯殺和以城降魏德無所據用其尚書潘聰計據青齊入都廣固僭稱尊號號年建平女水竭德聞而惡之因而寢疾兄子超請祈女水德曰人君之命豈女水所知乃以超爲太子德死超僭立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也既僭位號年太上超南郊柴燎焰起而烟不出靈臺令張光告人曰今火盛而烟滅國其亡乎天賜五年晉將劉裕伐超超將公孫五樓勸拒之於大峴不從裕人大峴超戰於臨朐爲裕敗退還廣固圍之廣固鬼夜哭有流星長十餘丈隕於廣固城潰裕執超送建康市斬之

姚萇字景茂出於南安赤亭燒當之後也祖柯廻助魏掎姜維於沓中以功假綏戎校尉西羌都督父弋仲晉永嘉之亂東徙榆眉劉曜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平襄公後隨石季龍遷於清河灑頭勒以弋仲爲奮武將軍封襄平公弋仲死子襄代屯於譙城慕容儁

以襄爲豫州刺史丹陽公屯淮南自稱大將軍大單于爲晉將桓溫所敗奔河東後爲苻眉所殺弋仲有子四十二人萇第二十四隨兄襄征伐襄甚奇之襄敗降於苻堅從堅征伐頻有功堅伐晉以萇爲龍驤將軍督益守梁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初未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亦不臧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及慕容泓起兵華澤堅遣子衛大將軍叡討之戰敗爲泓所殺時萇爲叡司馬懼皇奔馬牧聚衆萬餘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號年白雀數月之間衆至十餘萬與慕容冲連和進屯北地苻堅出五將山萇執而殺之登國元年僭稱皇帝置百官國號大秦年曰建初改長安曰常安以其太子興鎮之自擊苻登於安定敗之萇病夢符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後宮宮人

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
悸遂患陰腫刺之出血如夢萇乃狂言或稱萇殺陛下者臣兄襄
非臣之臯願不在法萇死子興襲位秘不發喪興字子略萇長子
也既滅苻登然後發喪行服僭稱皇帝年號皇初天興元年興去
皇帝之號降稱天王號年洪始興尅洛陽以其弟東平公紹鎮之
三年興遣使來聘道武遣謁者僕射張濟使於興天興五年夏興
遣其弟義陽公平率衆四萬侵平陽攻乾壁六十餘日陷之七月
車駕親征八月次永安平募遣勇將率精騎二百闕軍爲前鋒將
長孫肥所禽匹馬不反平遂退走帝急追及於柴壁圍之興乃悉
舉其衆救平帝增築重圍內以防平之出外以距興之入又截汾
曲爲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帝帥師度蒙院南四十里逆擊興興
晨行北引未及安營大軍卒至興衆怖擾帝知興氣挫乃南絕蒙

院之口東杜新坂之隘守天度屯賈山令平水陸路絕將坐甲而
禽之又令緣汾帶岡樹柵以衛芻牧者九月興從汾西北下憑壑
爲壘以自固興又將數千騎乘西橋官軍鈎取以爲薪蒸興還壘
道武度其必攻西圍乃命修壘增廣之至夜興果來攻梯短不及

棄之壘中而還興又分其衆臨汾爲壘叩逼水門與平相望帝因
截水中興內外隔絕士衆喪氣於是平糧盡窘急夜悉衆將突西
南而出興列兵汾西舉烽鼓噪爲平接援帝簡諸軍精銳屯汾西
固守南絕水口興夜聞聲望平力戰突免平聞外鼓望興攻圍引
接故但叫呼虛相應和莫敢逼圍平不得出窮逼乃將二妾赴水
死興安遠將軍不蒙世揚武將軍雷重等將士四千餘人隨平投
水帝令泗水鈎捕無得免者平衆三千餘人皆斂手受執禽興尚
書右僕射狄伯友已下四十餘人興遠來救自觀其窮力不能免

景統書作桑西岸關
視其根營東橋柵從份
上流下之流以級橋也
院又

景統書作桑西岸關
視其根營東橋柵從份
上流下之流以級橋也
院又

舉軍悲號震動山谷數日不止頻遣使請和帝不許乃班師興還
長安有雀數萬頭鬪於興廟毛羽折落多有死者月餘乃止識者
曰今雀鬪廟上子孫當有爭亂者乎又興殿有聲如牛响有二狐
入長安一登興殿屋走入宮一入市求之不得永興三年興遣周
寶來聘五年興遣使來聘并請進女明元許之神瑞元年興遣兼
散騎常侍尚書吏部郎嚴康來聘二年興遣散騎常侍東武侯姚
敞尚書姚軌奉其西平公主於明元明元以后禮納之泰常元年
興死長子泓字元子僭位號年永和晉將劉裕伐泓長驅入關泓
戰敗請降裕執之於建康斬之

馮跋字文起小字乞直代本出長樂信都慕容永僭號長子以跋
父安爲將永爲垂所滅安東徙昌黎家於長谷遂同夷俗跋飲酒
至一石不亂諸弟皆不修行業唯跋素志宏廓僭號以跋爲威

中左監稍遷衛中將軍後坐事逃亡既而熙政殘虐人不堪命跋
乃與從兄萬泥等二十二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
龍城匿於孫護之室以誅熙乃立夕陽公高雲爲主雲以跋爲侍
中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武邑公事皆決跋兄弟明元初
雲爲左右所殺跋乃自立爲燕王置百官號年太平於時永興元
年也跋撫納契丹等諸落頗來附之明元遣謁者于什門喻之爲
跋所留太常三年和龍城有赤氣蔽日自寅至申跋太史令張穆
以爲兵氣勸跋還魏使奉修職貢跋不從明元詔征東大將軍長
孫道生討之跋嬰城固守道生不尅而還神麇二年跋有疾其長
子永先死立次子翼爲世子攝國事勒兵以備非常跋妾宋氏規
立其子受居深忌翼謂之曰主上疾將瘳奈何代父臨國乎翼遂
還宋氏矯絕內外遣閹人傳問翼及跋諸子大臣並不得省疾唯

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跋疾甚福慮宋氏將成其計乃言於跋弟弘勒兵而入跋驚怖而死弘襲位翼勒兵出戰不利遂死跋有子男百餘人悉爲弘所殺弘字文通跋之少弟也跋立爲尚書右僕射封中山公領中領軍內掌禁衛外總朝政歷位司徒及自立乃與宋氏通和延和元年太武親討之弘嬰城固守其營丘遼東成周樂浪帶方玄菟六郡皆降太武徙其人三萬餘家於幽州其尚書郭深勸之歸誠進女乞爲附庸保守宗廟弘曰負豎在前忿形已露附降取死不如守志更圖所適也先是弘廢其元妻王氏黜世子崇令鎮肥如以後妻慕容氏子曰王仁爲世子崇母弟廣平公朗樂陵公邈相謂曰禍將至矣於是遂出奔遼西勸崇來降崇納之會大武使給事中王德陳示成敗崇遣邈入朝太武封崇遼西王錄其國尚書事遼西十郡承制假授文官尚書刺史武官征虜已下弘遣其將封羽率衆圍崇太武詔永昌王健督諸軍救之封羽又以九城降徙其人三千餘家而還弘遣其尚書高顒請臯乞以季女充掖庭帝許之徵其子王仁入朝弘不遣其散騎常侍劉訓諫弘大怒殺之太武又詔樂平王丕等討之日虜蹙削上下危懼弘太常陽嶠復勸弘請臯乞降令王仁入侍弘不聽乃密求迎於高麗太延二年高麗遣將葛居盧等率衆迎之弘乃擁其城內士女入於高麗先是其國有狼夜繞城羣嗥如是終歲又有鼠集於城西闐滿數里西行至水則在前者銜馬矢迭相齧尾而度宿軍地然一旬而滅觸地生蛆月餘乃止和龍城生白毛一尺二寸弘至遼東高麗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弘慙怒稱制答讓之高麗乃處之於平郭尋徙北豐弘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其侍人質任王仁弘忿

怨之謀將南奔太武又徵弘於高麗乃殺之於北豐子孫同時死者十餘人弘子朗邈朗子熙在外戚傳

乞伏國仁隴西人也其先弗如自漠北南出五世祖佑隣并兼諸部衆漸盛父司繁擁部落降苻堅堅以爲南單于又拜鎮西將軍鎮勇士川司繁死國仁爲將軍及堅敗國仁叔步頽叛於隴右堅令國仁討之步頽大悅迎而推之部衆十餘萬道武時私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秦河二州牧號年建義署置官屬分部內爲十一郡築勇士城以都之國仁死弟乾歸統事自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改年爲太初置百官登國中遷於金城城門自壞乾歸惡之遷於苑川尋爲姚興所破又奔枹罕遂降姚興拜爲河州刺史封歸義侯尋遣還苑川乾歸乃背姚興私稱秦王置百官號年更始遣使請援元明許之田于互溪有梟集其手尋爲其兄

子公府所殺子熾盤殺公府代統任熾盤自稱大將軍河南王改年爲永康後襲禿髮檀於樂都滅之乃私署秦王置百官改年爲建弘後遣其尚書郎莫者胡積射將軍乞伏又寅貢金二百斤請伐赫連昌太武許之及統萬事平熾盤乃遣其叔平遠將軍泥頭弟安遠將軍安度質於京師又使其中書侍郎王愷丞相從事中郎烏訥闡奉表貢其方物熾盤死子慕末統任慕末字安石跋旣立改年爲永弘其尚書隴西辛進嘗隨熾盤遊後園進彈鳥丸誤傷慕末母面至是誅進五族二十七人慕末弟殊羅蒸熾盤左夫人禿髮氏慕末知而禁之殊羅與叔父什寅謀殺慕末使禿髮氏盜門籬籬誤門不開門者以告慕末收其黨盡殺之欲鞭什寅什寅曰我負汝死不負汝鞭慕末怒剖其腹投屍於河什寅母弟白養及去列頗有怨言又殺之刑政酷濫內外崩離部人多叛後

北史九十三
為赫連定所逼遣王愷烏訥闐請迎於太武太武許以安定以西
平涼以東封之慕末乃焚城邑毀寶器率戶萬五千至高田谷為
赫連定所拘遂保南安太武遣師迎之慕末衛將軍吉毗固諫以
為不宜內徙慕末從之赫連定遣其北平公韋代率眾萬人攻南
安城內大饑人相食神麇四年慕末及宗族五百餘人出降送於
上邽遂為定滅

大沮渠蒙遜本張掖臨松盧水人也匈奴有左沮渠官蒙遜之先
為此職羌之首豪曰大故以官為氏以大寇之世居盧水為首豪
遜高祖暉仲歸曾祖遮皆雄健有勇名祖所復延封伏地王父法
弘襲爵苻氏以為中田護軍蒙遜代父領部曲有勇略多計數頗
曉天文為諸胡所推服呂光自王於涼土使蒙遜自領營人配箱
直又以蒙遜叔父羅仇為西平太守後遣其子慕率羅仇伐乞伏
乾歸於枹罕為乾歸所敗殺之蒙遜求還葬羅仇因聚眾屯金山
與從兄晉昌太守男成共推建康太守段業為使持節大都督龍
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稱神璽元年業以蒙遜為張掖太守封
臨池公男成為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業又自稱涼王以蒙遜
為尚書左丞忌蒙遜威名微疎遠之天興四年蒙遜內不自安請
為西安太守蒙遜欲激怒其眾乃密誣告男成叛逆業殺之蒙遜
泣而告眾陳欲復讎之意男成素有恩信眾情怨憤泣而從之蒙
遜因舉兵攻殺業私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年
號永安居張掖是夜涼武招王亦起兵年號庚子永興中蒙遜尅
姑臧遷居之改號玄始元年自稱河西王置百官頻遣使朝貢蒙
遜寢於新臺閹人王懷祖斫蒙遜傷足蒙遜妻孟氏禽懷祖斬之
及聞晉滅姚泓怒甚有校郎言事於蒙遜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

敢研研然也遂殺之尋稱藩於晉泰常中蒙遜尅燉煌改年承玄
後又稱藩於宋并求書宋文帝並給之蒙遜又就宋司徒王弘求
搜神記弘與之神麈中遣尚書郎宗舒左常侍高猛朝貢上表稱
臣前後貢使相望後遣于安周內侍太武遣兼太常李順持節拜
蒙遜爲假節加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軍事太傅行征西大
將軍涼州牧涼王使崔浩爲冊書以褒賞之蒙遜又改義和元年
延和二年四月蒙遜死詔遣使監護喪事私謚武宣王蒙遜性淫
忌恐於刑戮閨庭之中略無風體第三子牧犍統任自稱河西王
遣使請朝命并遣使通宋受宋衷授先是太武遣李順迎蒙遜女
爲夫人會蒙遜死牧犍受蒙遜遺意送妹於京師拜爲右昭儀改
稱承和元年太武又遣李順拜牧犍爲使持節侍中都督涼沙河
三州西域羌戎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

涼州刺史河西王牧犍以無功受賞乃留順上表乞安平一號優
詔不許牧犍尚太武妹武威公主遣其相宋繇表謝獻馬五百匹
黃金百斤繇又表請公主及牧犍母妃后定號朝議謂禮母以子
貴妻從夫爵牧犍母宜稱河西國太后公主於國內可稱王后於
京師則稱公主詔從之牧犍遣建節將軍沮渠旁周朝京師太武
遣侍中古弼尚書李順賜其侍臣衣服有差并徵世子封壇入侍
牧犍乃遣封壇朝京師太延五年太武遣尚書賀羅使涼州且觀
虛實帝以牧犍雖稱藩致貢而內多乖悖於是親征之詔公卿爲
書讓之數其辜十二官軍濟河牧犍曰何故尔也用其左丞姚定
國計不肯出迎求救於蠕蠕遣大將董來萬餘人拒軍於城南戰
退車駕至姑臧遣使喻牧犍令出牧犍聞蠕蠕內侵無善幸車駕
返旆遂嬰城自守牧犍兄子祖踰城出降具知其情太武乃引諸

軍進攻牧捷兒子萬年率麾下又來降城拔牧捷與左右文武面縛請學詔釋其縛徙涼州人三萬餘家於京師初太延中有一老父投書於燉煌城東門忽然不見其書紙八字文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又於震電所得石丹書曰河西河西三十年破帶石樂七年帶石青山名在姑臧南山祀傍泥陷不通牧捷征南大將軍董來曰祀豈有知乎遂毀祀伐木通道而行牧捷立果七年而滅初牧捷淫嫂李氏兄弟三人傳嬖之李與牧捷姊共毒公主上遣醫乘傳救公主得愈上徵李氏牧捷不遣厚送居於酒泉上大怒既尅猶以妹壻待之其母死以王太妃禮葬焉又爲蒙遜置守冢三十家授牧捷征西大將軍王如故初官軍未至之間牧捷使人研開府庫取金銀珠玉及珍奇器物不更封閉百姓因之入盜巨細蕩盡有司求賊不得真君八年其所親人及守藏者告之乃窮竟

其事搜其家中悉得所藏器物又告牧捷父子多畜毒藥前後隱竊殺人乃有百數姊妹皆爲左道朋行淫佚曾無愧顏始劉賓沙門曰曇無讖東入鄯善自云能使鬼療病令婦人多子與鄯善王妹曼頭施林淫通發覺亡奔涼州蒙遜寵之號曰聖人曇無讖以男女交接術教授婦女蒙遜諸女子婦皆往受法太武聞諸行人言曇無讖術乃召之蒙遜不遣遂發露其事拷訊殺之至此帝知之於是賜昭儀沮渠氏死誅其宗族唯萬年及祖以前先降得免是年又人告牧捷猶與故臣交通謀反詔司徒崔浩就公主第賜牧捷死與主決良久乃自裁葬以王禮謚曰哀王及公主薨詔與牧捷合葬公主無男有女以國甥得襲母爵爲武威公主蒙遜子季義位東雍州刺史真君中與河東薛安都謀逆召至京師付其兄弟扼殺之萬年祖並以先降萬年拜張掖王祖廣武公後坐謀

逆俱死初牧犍之敗弟樂都太守安周南奔吐谷渾太武遣鎮南將軍奚眷討之牧犍弟酒泉太守無諱奔晉昌乃使弋陽公元潔守酒泉真君初無諱圍酒泉陷之又圍張掖不能尅退保臨松太武不伐詔諭之時永昌王健鎮涼州無諱使其中尉梁偉詣健求奉酒泉又送潔及統帥兵出於健軍二年太武遣使拜無諱爲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酒泉王尋以無諱復規叛遣南陽王奚眷討之泉尅之無諱遂謀度流沙遣安周西擊鄯善鄯善欲降會魏使者勸令拒守安周不能尅退保東城三年春鄯善王比龍西奔且末其世子乃從安周鄯善大亂無諱遂度流沙士卒渴死者大半仍據鄯善先是高昌太守闕爽爲李寶真唐契所攻聞無諱至鄯善使詐降欲令無諱與唐契相擊留安周任鄯善從焉耆東北趣高昌會蠕蠕殺唐契爽拒無諱無諱將衛與奴遂屠其城爽奔蠕蠕無諱因留高昌五年夏無諱病死安周立爲蠕蠕所并

梁帝蕭譽字理孫蘭陵人武帝之孫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也幼好學善屬文尤長佛義特爲梁武嘉賞梁普通中封曲江縣公及昭明太子薨封譽岳陽郡王位東揚州刺史領會稽太守初昭明卒梁武捨譽兄弟而立簡文內常愧之故寵亞諸子以會稽人物陰阜一都之會故有此授以慰其心譽旣以其昆季不得爲嗣常懷不平又以梁武衰老朝多秕政有敗亡之漸遂蓄聚貨財交通寶客招募輕俠折節下之其勇敢者多歸附焉左右遂至數千人皆厚加資給大同元年除西中郎將雍州刺史都督五州諸軍事寧蠻校尉譽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梁武創基之所時平足以樹根本時亂足以圖霸功遂務修刑政太清二年梁武以譽兄河東王譽爲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張纘爲雍州纘恃才輕譽州府迎候

有關譽深銜之遂託疾不與相見後聞侯景作亂頗陵蹙績績構
譽及譽於梁元帝元帝令其世子方等及王僧辯相繼攻譽譽告
於譽譽聞之大怒及梁元將援建業令所督諸州並發兵赴都督
遣府司馬劉方貴領兵爲前軍出漢口及將發梁元又使諮議參
軍劉毅召譽自行譽不從而方貴潛與梁元相知尅期襲譽未及
發會譽以他事召方貴謀泄遂據樊城拒命譽遣軍攻之梁元乃
厚資遣張績若將述職而密援方貴繕次大堤而樊城已陷譽禽
方貴兄弟黨與並斬之譽時以譽危急乃留諮議參軍蔡大寶守
襄陽率衆伐江陵以救之梁元大懼乃遣參軍庾奐謂譽曰以姪
伐叔逆順安在譽曰家兄無辜屢被攻圍七父若顧先恩豈應若
是如能退兵湘水吾便旋旆襄陽時攻柵不尅會大雨暴至平地
四尺衆軍無心軍主杜岸岸弟勿安及其兄子龕以其屬降於江

陵譽夜遁歸襄陽器械輜重多沒於健水譽恐不能自固乃遣蔡
大寶求附庸於西魏時西魏大統十年也周文令丞相東閣祭酒
榮權使焉是歲梁元令柳仲禮圖襄陽譽乃遣妃王氏及世子蔡
爲質請救周文令榮權報命仍遣開府楊忠爲援十六年忠禽仲
禮平漢東西魏命譽發喪嗣位使假散騎常侍鄭孝穆及榮權策
命譽爲梁王乃於襄陽置百官承制封拜十七年留尚書僕射蔡
大寶守雍部而朝於京師周文謂曰王之來此頗由榮權乃召權
見曰權吉士也寡人與之從事未嘗見失信譽曰榮常道二國之
言無私故譽今者得歸誠魏闕耳魏恭帝元年周文命柱國于謹
伐江陵譽以兵會之及江陵平周文命譽王梁嗣居江陵東城資
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入於周譽乃稱皇帝於其國年
號大定追尊其父統爲昭明皇帝廟號高宗統妃蔡氏爲昭德皇

后又尊其所生母龔氏皇太后立妻王氏爲皇后子歸爲皇太子其慶賞刑威官方制度並同王者唯上疏則稱臣奉朝廷正朔至於爵命其下亦依梁氏之舊其戎章勲級則又兼用柱國等官又追贈叔父邵陵王綸太宰謚曰壯武贈兄河東王譽丞相謚曰武桓周文仍置江陵防王統兵居於西城名曰武植周文外云助營備禦內實防營初江陵滅梁元將王琳據湘州志圖匡復及營立琳乃遣其將潘純施侯方兒來寇營禦之純施等退歸夏口營之四年營遣其大將軍王操略取王琳之長沙武陵南平等郡五年王琳又遣其將雷文柔襲陷監利郡太守大有死之尋而琳與陳人相持稱蕃乞師於營許之師未出而琳軍敗附於齊是歲其太子歸來朝京師六年四月大雨震前殿崩壓一百餘人七年冬有鵬鳥鳴於寢殿八年二月營終於前殿時年四十四是歲周保

定二年也八月葬於平陵謚曰宣皇帝廟號中宗營少有大志不拘小節雖多猜忌而知人善任使撫將士有恩能得其死力性不飲酒安於儉素事母以孝聞又不好聲色尤惡見婦人雖相去數步亦云遙聞其裊經御婦人之衣更不著並皆棄之一幸姬媵病臥累旬又惡見人髮白事之者必方便避之擔輿者冬月必須裹頭夏月則加蓮葉帽其在東揚州頗放誕省覽簿領好爲戲弄之言以此獲譏於世及江陵平宿將尹德毅謂營曰臣聞人主之行與匹夫不同匹夫者飾小行競小廉以取名譽人主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功今魏虜貪林罔顧弔伐之義俘囚士庶並克軍實然此等戚屬咸在江東悠悠之人可門到戶說旣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爲之殿下旣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讎也又誰與爲國但魏之精銳盡萃於此犒師之禮非無故事若殿下爲設享會固請

于謹等爲歡彼無我虞當相率而至預伏武士因而斃之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官僚隨卽銓授魏人懾息未敢送死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纘堯復禹萬世一時答謂德毅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甚厚未可背德若遽爲卿計則鄧祁侯所謂人將不食吾餘旣而闔城長幼被虜入關又失襄陽之地答恨乃曰不用德毅之言以至於此又見邑居殘毀干戈日用恥其威略不振常懷憂憤乃著愍時賦以見志焉居常快快每誦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未嘗不肝銜抱歎吒者久之遂以憂憤發背而死答篤好文義所著文集十五卷內典華嚴般若法華金光明義疏三十六卷並行於世武帝又命其太子歸嗣位年號天保

歸字仁遠答之第三子也機辯有文學善於撫御能得其下歡心嗣位之元年尊其祖母龔太后曰太皇太后嫡母王皇后曰皇太后所生曹貴嬪曰皇太妃其年五月其太皇太后薨謚曰宣靜皇后五年陳湘州刺史華皎巴州刺史戴僧朔並來附皎送其子女響爲質於歸仍請兵伐陳歸上言其狀武帝詔衛公直督荊州總管權景宣大將軍元定等赴之歸亦遣其柱國王操率水軍二萬會皎於巴陵旣而與陳將吳明徹等戰於沌口直軍不利元定遂沒歸大將軍李廣等亦爲陳人所虜長沙巴陵並陷於陳衛公直乃歸臯於歸之柱國殷亮歸雖以退敗不獨臯亮然不敢違命遂誅之吳明徹乘勝攻尅歸河東郡獲其守將許孝敬明年明徹進寇江陵引江水灌城歸出頓紀南以避其銳江陵副總管高琳與其尚書僕射王操拒守歸馬軍主馬武吉徹等擊明徹退保公安歸乃還江陵歸之八年陳又遣其司空章昭達來寇江陵總管陸

騰及歸之將士擊走之昭達又寇竟陵之清泥歸令其大將軍許世武赴援大爲昭達所破初華皎戴僧朔從衛公直與陳人戰率其麾下數百人歸於歸歸以皎爲司空封江夏郡公僧朔爲車騎將軍封吳興縣侯歸之十年皎將來朝至襄陽請衛公直曰梁主旣江南諸郡人少國貧朝廷興亡繼絕理宜資贍豈使齊桓楚莊獨擅救衛復陳之美望借數州以禪梁國直然之乃遣使言狀帝許之詔以基平都三州歸之於歸及平齊歸朝於鄴帝雖以禮接之然未之重也歸知之後因宴承間乃陳其父荷周文拯救之恩并叙二國艱虞唇齒倚角之事辭理辯暢因涕泣交流帝亦爲之歔歔自是大加賞異禮遇日隆後帝復與之宴齊氏故臣叱列長叉亦預焉帝指謂歸曰是登陴罵朕者也歸曰長叉未能輔桀翻敢吠堯帝大笑及酒酣帝又命琵琶自彈之仍謂歸曰當爲梁主盡歡歸乃起請舞帝曰王乃能爲朕舞乎歸曰陛下旣親撫五絃臣何敢不同百獸帝大悅賜雜繒萬段良馬數十匹并賜齊後主妓妾及帝所乘五百里駿馬以遣之及隋文帝執政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等各起兵時歸將帥皆密請與師與迥等爲連衡之勢進可以盡節於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歸以爲不可俄而消難奔陳迥等相次破滅隋文帝旣踐極恩禮彌厚遣使賜金五百兩銀千兩布帛萬匹馬五百匹開皇二年隋文帝備禮納歸女爲晉王妃又欲以其子瑒尚蘭陵公主由是罷江陵總管歸專制其國四年來朝長安帝甚敬待之詔歸位在王公之上歸被服端麗進退閑雅天子矚目百僚傾慕帝賜歸縑萬匹珍玩稱是及還親執其手謂之曰梁主久滯荆楚未復舊都朕當振旅長江相送旋反歸拜謝而歸五年五月寢疾薨臨終上表奉辭并獻所服金裝劍帝

覽而嗟悼歸在位二十三年梁之臣子葬之顯陵謚曰孝明皇帝
廟號世宗歸孝悌慈仁有君人之量四時祭享未嘗不悲慕流涕
性尤儉約御下有方境內安之所著文集及孝經周易義記及大
小乘幽微並行於世文帝又命其太子琮嗣位

琮字溫文性倣儻不羈博學有文義兼善弓馬遣人伏地持帖琮
奔馬射之十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懼初封東陽王尋立爲梁太子
及嗣位帝賜以璽書敦勉之又賜梁之大臣璽書誠勉之時琮年
號廣運有識者曰運之爲字軍走也吾君將奔走乎其年琮遣大
將軍戚昕以舟師襲陳公安不尅而還文帝徵琮叔父岑入朝拜
大將軍封懷義公因留不遣復置江陵總管以監之琮所署大將
軍許世武密以城召陳將宜黃侯懷紀謀泄琮誅之後二年上徵
琮入朝率臣下二百餘人朝京師江陵父老莫不殞涕曰吾君其

不反矣上以琮來朝遣武鄉公崔弘度將兵戍之軍至都州琮叔
父巖及弟獻等懼弘度掩襲之遂引陳人至城下虜居人而叛於
是廢梁國上遣左僕射高顯安集之曲赦江陵死辜給復十年梁
二王各給守基十戶拜琮柱國賜爵莒國公自登初卽位歲在乙
亥至歲在丁未凡三十三載而亡琮至煬帝卽位甚見親重拜內
史令改封梁公琮之宗族總麻以上並隨才擢用於是諸蕭昆弟
布列朝廷琮性澹雅不以職務自嬰退朝縱酒而已內史令楊約
與琮同列帝令約宣旨誠勵約復以私情諭之琮曰琮若復事事
則何異公哉約笑而退約兄素時爲尚書令見琮嫁從父妹於鉗
耳氏謂曰公帝王之族何乃適妹鉗耳氏琮曰前已嫁妹於侯莫
陳氏此復何疑素曰鉗耳羌也侯莫陳虜也何得相比琮曰以羌
異虜未之前聞素慙而止琮雖羈旅見北間豪貴無所降下常與

宗周書曰場義安王
下有瑞新安王四字
此蓋脫

賀若弼深友既誅復有童謠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忌之遂廢於
家卒贈左光祿大夫子鉉位襄城通守復以琮弟子鉅為梁公鉅
小名曰藏煬帝甚昵之以為千牛與宇文暹出入宮掖伺察內外
帝每有遊宴鉅未嘗不從遂於宮中多行淫穢江都之變為宇文
化及所殺晉之居帝位百僚追謚孝惠太子嚴封安平王岌封東
平王岌封河間王後改封吳郡王琮弟璵義興王瑒晉陵王璟臨
海王珣南海王瑒義安王以蔡大寶為股肱王操為腹心魏並德
尹正薛暉許孝敬薛宜為爪牙甄玄成劉盈岌善方傳淮褚珪蔡
大業典眾務張綰以舊齒處顯位沈重以儒學蒙厚禮自餘多所
獎拔咸盡其器能及歸纂業親賢並用將相則華皎殷亮劉忠義
宗室則蕭欣蕭翼人望則蕭確謝溫柳洋王湜徐岳外戚則王洋
王誦殷連文章則劉孝勝范迪沈居游君公柳信言政事則袁敞

柳莊蔡延壽甄翊皇甫茲故能保其疆土而和其民人焉今載晉
子蔡等及蔡大寶以下尤著者附於左其在梁陳隋已有傳及歸
諸子未任職者則不兼錄

蔡字道遠晉之長子也母曰宣靜皇后晉之為梁王立為世子尋
病卒及晉稱帝追謚焉

嚴字義遠晉第五子也性仁厚善撫接歷尚書令太尉太傅入陳
授東揚州刺史及陳亡百姓推嚴為主為總管宇文述所破伏法
於長安

岌晉第六子也性淳和位至侍中中衛將軍歸之五年卒贈司空
謚曰孝

岌字智遠晉第八子也位至太尉性簡貴御下嚴整及琮嗣位自
以望重屬尊頗有不法故隋文徵入朝拜大將軍封懷義郡公

獻字欽文巋第二子也幼有令譽能屬文位荊州刺史頗有能名
崔弘度兵至都州獻懼與其叔父巖奔陳陳主以爲侍中吳州刺
史甚得物情三吳父老皆曰吾君之子陳亡吳人推之爲主吳人
見梁武簡文及啓巋等兄弟中並第三而踐尊位獻自以巋第三
子深自矜負有謝異者頗知廢興梁陳之際言無不驗江南人甚
敬信之及陳主被禽異奔獻由是益爲衆所歸宇文述之討獻遣
王褒守吳州自將拒述述遣兵別道襲褒褒衣道士服棄城而遁
獻敗將左右數人逃於太湖匿於人家被執述送長安斬之璟仕
隋尚衣奉御瑒衛尉卿祕書監陶丘侯瑀內史侍郎河漕太守

蔡大寶字敬位濟陽考城人祖履齊尚書祠部郎父點梁尚書儀
曹郎南兗州別駕大寶少孤而馬學不倦善屬文初以明經對策
第一解褐武陵王國左常侍嘗以書于僕射徐勉勉大賞異乃今

與其子遊處所有墳籍盡以給之遂博覽羣書學無不綜啓初出
第勉仍薦大寶爲侍讀兼掌記室尋除尚書儀曹郎啓出鎮會稽
大寶詣選曹求諮議不得以爲記室大寶攘臂而出曰不爲孫秀
非人也啓蒞襄陽遷諮議參軍謀謨皆自大寶出及梁元與河東
王譽結隙啓令大寶使江陵以觀之梁元素知大寶見之甚悅乃
示所制玄覽賦令注解焉三日而畢梁元大嗟賞之贈遺甚厚大
寶還白啓云湘東必有異圖禍亂將作不可下援臺城啓納之及
啓於江陵稱帝爲侍中尚書令參掌選事進位柱國軍師將軍封
安豐縣侯歸嗣位冊授司空中書監中權大將軍領吏部尚書固
讓司空許之加特進巋之三年卒及葬巋三臨其喪贈司徒進爵
爲公謚曰文凱配食啓廟大寶性嚴整有智謀雅達政事文辭瞻
遠啓之章表書記教令詔冊並大寶專掌之啓推心委任以爲謀

主時人以登之有大寶猶劉先主之有孔明焉所著文集三十卷及尚書義疏並行於世有四子次子延壽有器識博涉經籍尤善當世之務尚登女宣城公主歷中書郎尚書右丞吏部郎御史中丞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祕書丞終於成州刺史大寶弟大業字敬道有至行位散騎常侍衛尉卿都官尚書太常卿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簡有三子允恭最知名位太子舍人染滅入陳爲尚書庫部郎陳亡仕隋起居舍人

王操字子高其先太原晉陽人登母龔氏之外弟也性敦厚有籌略初爲營外兵參軍親任亞於蔡大寶及登稱帝歷五兵尚書郢州刺史進位在國封新康縣侯歸嗣位授鎮右將軍尚書僕射及吳明徹爲寇歸出頓紀南操撫循將士莫不用命明徹既退江陵獲全操之力也遷侍中中衛將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領荊州

刺史操既位居朝右每自挹損冰得當時之譽卒歸舉哀於朝堂流涕曰天不使吾平蕩江表何奪吾賢相之速也及葬親祖於瓦官門贈司空進爵爲公謚曰康節有七子次子衡最知名有才學位中書黃門侍郎

魏益德襄陽人也有才幹膽勇過人登稱帝進位在國封上黃縣侯卒贈司空謚曰忠壯進爵爲公歸之五年以益德配食登廟尹正其先天水人登蒞雍州正爲其府中兵參軍禽張績獲杜岸皆正之力登稱帝除護軍將軍位在國封新野縣侯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剛歸之五年以正配食登廟子德毅多權略位大將軍後以見疑賜死

甄玄成字敬平中山人博達經史善屬文少爲簡文所知以錄事參軍隨登鎮襄陽轉中記室參事頗參政事以江陵甲兵殷盛遂

懷貳心密書與元帝具申誠款。以有得其書送於營。營深信佛法。常願不殺誦法華經人。玄成素。誦法華經。遂以此獲免。營後見之。常曰。甄公好得法華經。力後位。吏部尚書。有文集二十卷子。詔少。沈敏。閑習政事。歷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終於太府少卿。

岑善方。字思義。南陽棘陽人。祖惠甫。給事中。父昶。散騎侍郎。善方。有器局。博綜經史。以刑獄參軍。隨營至襄陽。營初請內附。以善方。兼記室。充使往來。凡數十反。魏恭帝二年。封長寧縣公。及營稱帝。位散騎常侍。起部尚書。善方性清慎。有當世幹能。故營委以機密。卒。贈太常卿。謚曰敬。所著文集。卷有七子。並有操行之元。之利。之象。最知名之。元太子舍人。是。卒。之利。任隋位。零陵郡丞。之象。任。隋尚書虞部員外侍郎。邵陵。宜渭南。邯鄲。四縣令。

宗如。周南陽人。有才學。以府僚隨營。後至度支尚書。如周面狹長。營以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嘗戲之曰。卿何為謗經。如周。踖踏自陳。不謗營。又謂之如初。如周懼。出告蔡大寶。大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君當不謗餘經。正應不信法華耳。如周乃悟。又嘗有人。訴事於如周。謂為經作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爾何小人。敢呼我名。其人慙謝曰。祇言如周官作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則不敢喚如周官作如州。如周乃笑曰。令卿自責。見侮反深。衆咸服其寬雅。表敞。陳郡人。祖昂。司空。父仕俊。安成內史。敞少有識量。博涉文史。以吏部郎使詣周時。王者以敞班在陳使之後。敞固不從。命曰。昔陳之祖父。乃梁諸侯。下吏盜有江東。今周朝宗。萬國招攜。以利若使梁之行人。在陳之後。便恐變倫失序。豈使臣之所望焉。王者不。

能屈遂以狀奏周武帝善之乃詔敞與陳使異日而進使還以稱旨遷侍中轉左戶尚書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終於譙州刺史

論曰自金行運否中原喪亂元氏唯天所命方一函夏鐵弗徒何之輩雖非行錄所歸觀其遠為割據亦一時之傑然而卒至夷滅可謂魏之驅除梁主任術好謀愛賢養士益有英雄之志霸王之略焉及淮海版蕩骨肉猜貳擁眾自固稱藩內款終能據有全楚中興頽運雖土宇殊於舊邦而位號同於曩日貽厥自遠享國雖短可不謂賢哉嗣子纂業增修遺構賞罰得衷舉厝有方密邇寇讎則威略具舉朝宗上國則聲猷遠振豈非繼世之令主乎琮大去其邦因而不反遂為外戚不事自持益亦守滿之道也

北史卷九十三 列傳第八十一 終



北史卷九十四

列傳第八十二

高麗

百濟

新羅

勿吉

奚

契丹

室韋

豆莫婁

地豆干

烏洛侯



流求

倭

蓋天地之所覆載至大日月之所照臨至廣萬物之內生靈寡而禽獸多兩儀之間中土局而殊俗曠人寓形天地稟氣陰陽愚智本於自然剛柔繫於水土故霜露所會風氣所通九川爲紀五岳作鎮此之謂諸夏生其地者則仁義所出昧谷嶠夷孤竹北戶限以丹徼紫塞隔以滄海交河此之謂荒裔感其氣者則凶德行稟若夫九夷八狄種落繁熾七戎六蠻克物邊鄙雖風土殊俗嗜慾不同至於貪而無厭狠而好亂強則旅拒弱則稽服其揆一也秦皇鞭笞天下黷武於遐方漢武士馬強盛肆志於遠畧匈奴已却其國乃虛天馬旣來其人亦困是知雁海龍堆天所以紀夷夏也炎方朔漠地所以限內外也况乎時非秦漢志甚嬴劉逆天道以求其功殫人力而從所欲顛墜之釁固不旋踵是以先王設教內諸夏而外夷狄往哲垂範美樹德而鄙廣地雖禹迹之東漸西被不過海及流沙王制之自北徂南裁猶穴居交趾豈非道貫三古義高百代者乎自魏至隋市朝屢革其四夷朝享亦各因時今各編次備四夷傳云

高句麗其先出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內爲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旣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與犬犬不食與豕豕不食棄於路牛馬避之棄於野衆鳥以毛茹之王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母以物裹置煖處有一男破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馬朱蒙私試知有善惡駿者減食令瘦鴛者善養令肥夫餘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後狩于田以朱蒙善射

給之一矢朱蒙雖一矢殪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其母以告朱蒙朱蒙乃與焉違等二人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今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鼈爲之成橋朱蒙得度魚鼈乃解追騎不度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見三人一著麻衣一著衲衣一著水藻衣與朱蒙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高爲氏其在夫餘妻懷孕朱蒙逃後生子始間諧及長知朱蒙爲國王卽與母亡歸之名曰間達委之國事朱蒙死子如栗立如栗死子莫來立乃并夫餘漢武帝元封四年滅朝鮮置玄菟郡以高句麗爲縣以屬之漢昭賜衣幘朝服鼓吹常從玄菟郡受之後稍驕不復詣郡但於東界築小城受之遂名此城爲幘溝淩溝淩者句麗城名也王莽初發高句麗兵以伐胡而不欲行莽強迫遣之皆出塞爲寇盜州郡歸咎於句麗侯騶嚴尤誘而斬之莽大悅更名高句麗高句麗侯光武建武八年高句麗遣使朝貢朝貢至殤安之間莫來裔孫宮數寇遼東玄菟太守蔡風討之不能禁宮死子伯固立順和之間復數根遼東寇抄靈帝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乃降屬遼東公孫度之雄海東也伯固與之通好伯固死子伊夷摸立伊夷摸自伯固時已數寇遼東又受亡胡五百餘戶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降胡亦叛伊夷摸更作新國其後伊夷摸復擊玄菟玄菟與遼東合擊大破之伊夷摸死子位宮立始位宮曾祖宮生而目開能視國人惡之及長凶虐國以殘破及位宮亦生而視人高麗呼相似爲位以爲似其曾祖宮故名位宮位宮亦有勇力便鞍馬善射獵魏景初二年遣太傅司馬宣王率衆討公孫文懿位宮遣主簿大加將數千人助軍正始

三年位宮寇遼西安平五年幽州刺史毋丘儉將萬人出玄菟討位宮大戰于沸流敗走儉追至靺嶼懸車束馬登丸都山屠其所都位宮單將妻息遠竄六年儉復討之位宮輕將諸加奔沃沮儉使將軍王頎追之絕沃沮千餘里到肅慎南刻石紀功又刊丸都山銘不耐城而還其後復通中夏晉永嘉之亂鮮卑慕容廆據昌黎大棘城元年授北平州刺史位宮玄孫乙弗利頻寇遼東廆不能制弗利死子釗代立魏建國四年慕容廆子晃伐之入自南陝戰于木底大破釗軍追至丸都釗單馬奔竄晃掘釗父墓掠其母妻珍寶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室毀丸都城而還釗後爲百濟所殺及晉孝武太元十年句麗攻遼東玄菟郡後燕慕容垂遣其弟農伐句麗復二郡垂子寶以句麗王安爲平州牧封遼東帶方二國王始置長史司馬參軍官後畧有遼東郡太武時釗曾孫璉始遣使者詣安東奉表貢方物并請國諱太武嘉其誠欵詔下帝系名諱於其國使員外散騎侍郎李敖拜璉爲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東夷中郎將遼東郡公高句麗王敖至其所居平壤城訪其方事云去遼東南一千餘里至柵城南至小海北至舊夫餘人戶參倍於前魏時後貢使相尋歲致黃金二百斤白銀四百斤時馮弘率衆奔之太武遣散騎常侍封撥詔璉令送弘璉上書稱當與弘俱奉王化竟不遣太武怒將往討之樂平王丕等議待後舉太武乃止而弘亦尋爲璉所殺後文明太后以獻文六宮未備敕璉令薦其女璉奉表云女已出求以弟女應旨朝廷許焉乃遣安樂王眞尚書李敷等至境送幣璉惑其左右之說云朝廷昔與馮氏婚姻未幾而滅其國殷鑒不遠宜以方便辭之璉遂上書妄稱女死朝廷疑其矯拒又遣假散騎常侍程駿切責之若女審死聽

更選宗淑璉云若天子恕其前愆謹當奉詔會獻文崩乃止至孝文時璉貢獻倍前其報賜亦稍加焉時光州於海中得璉遣詣齊使餘奴等送闕孝文詔責曰道成親殺其君竊號江左朕方欲興滅國於舊邦繼絕世於劉氏而卿越境外鄉交通篡賊豈是藩臣守節之義今不以一過掩舊款卽送還藩其感恕思愆祇承明憲輯寧所部動靜以聞太和十五年璉死年百餘歲孝文舉哀於東郊遣謁者僕射李安上策贈車騎大將軍太傅遼東郡公高句麗王謚曰康又遣大鴻臚拜璉孫雲使持節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護東夷中郎將遼東郡公高句麗王賜衣冠服物車旗之飾又詔雲遣世子入朝令及郊丘之禮雲上書辭疾遣其從叔升于隨使詣闕嚴責之自此歲常貢獻正始中宣武於東堂引見其使芮悉弗進曰高麗係誠天極累葉純誠地產上毛無愆王貢但黃金出夫餘珂則涉羅所產今夫餘爲勿吉所逐涉羅爲百濟所并國王臣雲惟繼絕之義悉遷于境內二品所以不登王府實兩賊之爲宣武曰高麗世荷上將專懋海外九夷黠虜實得征之昔方貢之愆責在連率宜宣朕旨於卿主務盡威懷之畧使二邑還復舊墟土毛無失常貢也神龜中雲死靈太后爲舉哀於東堂遣使策贈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又拜其世子安爲鎮東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正光初光州又於海中執得梁所授安寧東將軍衣冠劔珮及使人江法盛等送京師安死子延立孝武帝初詔加延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句麗王天平中詔加延侍中車騎大將軍餘悉如故延死子成立訖於武定已來其貢使無歲不至大統十二年遣使至西魏朝貢及齊受東魏禪之歲遣使朝貢

于齊齊文宣加成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如故天保三年文宣至營州使博陵崔柳使于高麗求魏末流人敕柳曰若不從者以便宜從事及至不見許柳張目叱之拳擊成墜於牀下成左右崔息不敢動乃謝服柳以五千戶反命成死子湯立乾明元年齊廢帝以湯爲使持節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周建德六年湯遣使至周武帝以湯爲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遼東郡公遼東王隋文帝受禪湯遣使詣闕進授大將軍改封高麗王自是歲遣使朝貢不絕其國東至新羅西度遼二千里南接百濟北隣靺鞨一千餘里人皆土著隨山谷而居衣布帛及皮土田薄瘠蠶農不足以自供故其人節飲食其王好修宮室都平壤城亦曰長安城東六里隨山屈曲南臨浪水城內唯積倉儲器備寇賊至日方入固守王別爲宅於其側不常居之其外復有國內城及漢城亦別都也其國中呼爲王京復有遼東玄菟等數十城皆置官司以統攝與新羅每相使奪戰爭不息官有大對盧太大兄大兄小兄竟侯奢烏拙太大使者大使者小使者褥奢翳屬仙人凡十二等分掌內外事其大對盧則以強弱相陵奪而自爲之不由王署置復有內評五部褥薩人皆頭著折風形如弁士人加插二鳥羽貴者其冠曰蘇骨多用紫羅爲之飾以金銀服大袖衫大口袴素皮帶青革履婦人裙襦加襖書有五經三史三國志晉陽秋兵器與中國畧同及春秋校獵王親臨之稅布五疋穀五石游人則三年一稅十人共細布一疋租戶一石次七斗下五斗其刑法叛及謀逆者縛之柱蒸而斬之籍沒其家盜則償十倍若貧不能償者樂及公私債負皆聽評其子女爲奴婢以償之用刑旣峻罕有犯者樂有五絃琴箏篳篥橫吹簫鼓之屬吹蘆

以和曲每年初聚戲沮水上王乘腰輦列羽儀觀之事畢王以衣入水分爲左右二部以水石相濺擲誼呼馳逐再三而止俗潔淨自喜尚容止以趨走爲敬拜則曳一脚立多反拱行必插手性多詭伏言辭鄙穢不簡親踈父子同川而浴共室而寢好歌舞常以十月祭天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爲飾好蹲踞食用俎机出三尺馬云本朱蒙所乘馬種卽果下也風俗尚淫不以爲愧俗多游女夫無常人夜則男女群聚而戲無有貴賤之節有婚嫁取男女相悅卽爲之男家送猪酒而已無財聘之禮或有受財者人共恥之以爲賣婢死者殞在屋內經三年擇吉日而葬居父母及夫喪服皆三年兄弟三月初終哭泣葬則鼓舞作樂以送之埋訖取死者生時服玩車馬置墓側會葬者爭取而去信佛法敬鬼神多淫祠有神廟二所一曰夫餘神刻木作婦人像一曰高登神云是其始祖夫餘神之子並置官司遣人守護蓋河伯女朱蒙云及隋平陳後湯大懼陳兵積穀爲守拒之策開皇十七年上賜璽書責以每遣使人歲常朝貢雖稱藩附誠節未盡驅逼鞅鞅禁固契丹昔年潛行貨利招動群小私將弩手巡窺下國豈非意欲不臧故爲竊盜坐使空館嚴加防守又數遣馬騎殺害邊人恒自猜疑密覘消息慙懃曉示許其自新湯得書惶恐將表陳謝會病卒子元嗣文帝使拜元爲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公賜服一襲元奉表謝恩并賀祥瑞因請封王文帝優冊爲王明年率鞅鞅萬餘騎寇遼西營州總管韋世冲擊走之帝大怒命漢王諒爲元帥總水陸討之下詔黜其爵位時餽運不繼六軍乏食師出臨渝關復遇疾疫王師不振及次遼水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元云云上於是罷兵待之如初元亦歲遣朝貢煬帝嗣位天下

全盛高昌王突厥啓人可汗並親詣闕貢獻於是徵元入朝元懼
蕃禮頗闕大業七年帝將討元罪車駕度遼水止營於遼東地分
道出師各頓兵於其城下高麗出戰多不利皆嬰城固守帝令諸
軍攻之又敕諸將高麗若降卽宜撫納不得縱兵入城陷賊輒言
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馳奏比報賊守禦亦備復出拒戰如此者
三帝不悟由是食盡師老轉輸不繼諸軍多敗績於是班師是行
也唯於遼水西拔賊武厲邏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還九年帝復
親征敕諸軍以便宜從事諸將分道攻城賊勢日蹙會楊玄感作
亂帝大懼卽日六軍並還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高麗具知
事實盡銳來追殿軍多敗十年又發天下兵會盜賊蜂起所在阻
絕軍多失期至遼水高麗亦困弊遣使乞降因送斛斯政贖罪帝
許之頓懷遠鎮受其降仍以俘囚軍實歸至京師以高麗使親告
太廟因拘留之仍徵元入朝元竟不至帝更圖後舉會天下喪亂
遂不復行

百濟之國蓋馬韓之屬也出自索離國其王出行其侍兒於後姪
娠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如大雞子來降感故有娠
王捨之後生男王置之豕牢豕以口氣嘘之不死後徙於馬闌亦
如之王以爲神命養之名曰東明及長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
東明乃奔走南至淹滯水以弓擊水魚鼈皆爲橋東明乘之得度
至夫餘而王焉東明之後有仇台篤於仁信始立國於帶方故地
漢遼東太守公孫度以女妻之遂爲東夷強國初以百家濟因號
百濟其國東極新羅句麗西南俱限大海處小海南東西四百五
十里南北九百餘里其都曰居拔城亦曰固麻城其外更有五方
中方曰古沙城東方曰得安城南方曰久知下城西方曰刀先城

北方曰熊津城王姓餘氏號於羅瑕百姓呼爲韃吉支夏言並王也王妻號於陸夏言妃也官有十六品左平五人一品達率三十人二品恩率三品德率四品杆率五品奈率六品已上冠飾銀花將德七品紫帶施德八品皂帶固德九品赤帶季德十品青帶對德十一品文督十二品皆黃帶武督十三品佐軍十四品振武十五品剋虞十六品皆白帶自恩率已下官無常員各有部司分掌衆務內官有前內部穀內部內掠部外掠部馬部刀部功德部藥部木部法部後宮部外官有司軍部司徒部司空部司寇部點口部客部外舍部綱部日宮部市部長吏三年一交代都下有方分爲五部曰上部前部中部下部後部部有五巷士庶居馬部統兵五百人五方各有方領一人以達率爲之方佐貳之方有十郡郡有將三人以德率爲之統兵一千二百人以下七百人以上城之

內外庶及餘小城咸分隸焉其人雜有新羅高麗倭等亦有中國人其飲食衣服與高麗畧同若朝拜祭祀其冠兩加翅戎事則不拜謁之禮以兩手據地爲禮婦人不加粉黛女辮髮垂後已出嫁則分爲兩道盤於頭上衣似袍而袖微大兵有弓箭刀稍俗重騎射兼愛墳史而秀異者頗解屬文能吏事又知醫藥著龜與相術陰陽五行法有僧尼多寺塔而無道士有鼓角篳篥箏竿篪笛之樂投壺擲蒲弄珠握槊等雜戲尤尚奕棊行宋元嘉歷以建寅月爲歲首賦稅以布絹絲麻及米等量歲豐儉差等輸之其刑罰反叛退軍及殺人者斬盜者流其贓兩倍徵之婦犯姦没入夫家爲婢婚娶之禮畧同華俗父母及夫死者三年居服餘親則塋訖除之土田濕氣候溫暖人皆山居有巨栗其五穀雜果菜蔬及酒醴肴饌之屬多同於內地唯無駝騾驢羊鵝鴨等國中百姓有族

沙氏燕氏芴氏解氏真氏國氏木氏苗氏其王每以四仲月祭天及五帝之神立其始祖仇台之廟於國城歲四祠之國西南人島居者十五所皆有城邑魏延興二年其王餘慶始遣其冠軍將軍駙馬都尉弗斯侯長史餘禮龍驤將軍帶方太守司馬張茂等上表自通云臣與高麗源出夫餘先世之時篤崇舊款其祖釗輕廢隣好陵踐臣境臣祖須整旅電邁梟斬釗首自爾以來莫敢南顧自馮氏數終餘盡奔竄醜類漸盛遂見陵逼慙連禍三十餘載若天慈曲矜遠及無外速遣一將來救臣國當奉送鄙女執掃後宮并遣子弟牧園外廐尺壤疋夫不敢自有去庚辰年後臣西界海中見尸十餘并得衣器鞍勒看之非高麗之物後聞乃是王人來降臣國長蛇隔路以阻于海今上所得鞍一以爲實矯獻文以其僻遠冒險入獻禮遇優厚遣使者邵安與其使俱還詔曰得表聞之無恙卿與高麗不睦致被陵犯苟能順義守之以仁亦何憂於寇讎也前所遣使浮海以撫荒外之國從來積年往而不反存亡達否未能審悉卿所送鞍比較舊乘非中國之物不可以疑似之事以生必然之過經畧權要已具別旨又詔曰高麗稱藩先朝供職日久於彼雖有自昔之釁於國未有犯令之愆卿使命始通便求致伐尋討事會理亦未周所獻錦布海物雖不悉達明卿至心今賜雜物如別又詔璉護送安等至高麗璉稱昔與餘慶有讎不令東過安等於是皆還乃下詔切責之五年使安等從東萊浮海賜餘慶璽書褒其誠節安等至海濱遇風飄蕩竟不達而還自晉宋齊梁據江左右亦遣使稱藩兼受拜封亦與魏不絕及齊受東魏禪其王隆亦通使焉淹死子餘昌亦通使命於齊武平元年齊後主以餘昌爲使持節侍中車騎大將軍帶方郡公百濟王如

故二年又以餘昌爲持節都督東青州諸軍事東青州刺史周建德六年齊滅餘昌始遣使通周宣政元年又遣使來獻隋開皇初餘昌又遣使貢方物拜上開府帶方郡公百濟王平陳之歲戰船漂至海東耽牟羅國其船得還經于百濟昌資送之甚厚并遣使奉表賀平陳文帝善之下詔曰彼國懸隔來往至難自今以後不須年別入貢使者舞蹈而去八年餘昌使其長史王辯那來獻方物屬興遼東之役遣奉表請爲軍導帝下詔厚其使而遣之高麗頗知其事兵侵其境餘昌死子餘璋立大業三年餘璋遣使燕文進朝貢其年又遣使王孝隣入獻請討高麗煬帝許之命覘高麗動靜然餘璋內與高麗通和挾詐以窺中國七年帝親征高麗餘璋使其臣國智牟來請軍期帝大悅厚加賞賜遣尚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與相知明年六軍度遼餘璋亦嚴兵於境聲言助軍實持兩端尋與新羅有隙每相戰爭十年復遣使朝貢後天下亂使命遂絕其南海行三月有耽牟羅國南北千餘里東西數百里土多麋鹿附庸於百濟西行三日至狛國千餘里云

新羅者其先本辰韓種也地在高麗東南居漢時樂浪地辰韓亦曰秦韓相傳言秦世亡人避役來適馬韓割其東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韓其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皆爲徒不與馬韓同又辰韓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傳辰韓不得自立王明其流移之人故也恒爲馬韓所制辰韓之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新羅則其一也或稱魏將毋丘儉討高麗破之奔沃沮其後復歸故國有留者遂爲新羅亦曰斯盧其人辯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沃沮不耐韓獺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初附庸于百濟百濟征高

麗不堪戎役後相率歸之遂致強盛因襲百濟附庸於迦羅國焉
傳世三十至真平以隋開皇十四年遣使貢方物文帝拜真平上
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其官有十七等一曰伊罰于貴如相國次
伊尺干次迎干次破彌干次大阿尺干次阿尺干次乙吉干次沙
咄干次及伏干次大奈摩干次奈摩次大舍次小舍次吉士次大
烏次小烏次造位外有郡縣其文字甲兵同於中國選人壯健者
悉入軍烽戍邏俱有屯管部伍風俗刑政衣服畧與高麗百濟同
每月旦相賀王設宴會班賚群官其日拜日月神主八月十五日
設樂令官人射賞以馬布其有大事則聚官詳議定之服色尚畫
素婦人辮髮繞頸以雜綵及珠爲飾婚嫁禮唯酒食而已輕重隨
貧富新婦之父母先拜舅姑次卽拜大兄夫死有棺斂葬送起墳
陵王及父母子喪居服一年田甚良沃水陸兼種其五穀果菜

鳥獸物產畧與華同大業以來歲遣朝貢新羅地多山險雖與百
濟構隙百濟亦不能圖之也

勿吉國在高句麗北一曰靺鞨邑落各自有長不相總一其人勁
悍於東夷最強言語獨異常輕豆莫婁等國諸國亦患之去洛陽
五千里自和龍北二百餘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
又北行七日至洛瓌水水廣里餘又北行十五日至太岳魯水又
東北行十八日到其國國有大水闊三里餘名速未水其部類凡
有七種其一號栗末部與高麗接勝兵數千多驍武每寇高麗其
二伯咄部在栗末北勝兵七千其三安車骨部在伯咄東北其四
拂涅部在伯咄東其五號室部在拂涅東其六黑水部在安車西
北其七白山部在栗末東南勝兵並不過三千而黑水部尤爲勁
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卽古肅慎氏也東夷中爲強國所居多依

山水渠師曰大莫弗曠咄國南有從太山者華言太皇俗甚敬畏
之人不得山上洩汗行經山者以物盛去上有熊羆豹狼皆不害
人人亦不敢殺地卑溼築土如堤鑿穴以居開口向上以梯出入
其國無牛有馬車則步推相與偶耕土多粟麥穠菜則有葵水氣
鹹生鹽於木皮之上亦有鹽池其畜多猪無羊嚼米爲酒飲之亦
醉婚嫁婦人服布裙男子衣猪皮裘頭插武豹尾俗以溺洗手面
於諸夷最爲不潔初婚之夕男就女家執女乳而妬罷其妻外淫
人有告其夫夫輒殺妻而後悔必殺告者由是姦淫事終不發人
皆善射以射獵爲業角弓長闊尺箭長尺二寸常以七八月造毒
藥傅矢以射禽獸中者立死者煮毒藥氣亦能殺人其父母春夏死
立埋之冢上作屋令不雨溼若秋冬死以其尸捕貂貂食其肉多
得之延興中遣乙力支朝獻太和初又貢馬五百匹乙力支稱初

發其國乘船溯難河西上至大沱河沈船於水南出陸行度洛孤
水從契丹西界達和龍自云其國先破高句麗十落密共百濟謀
從水道并力取高麗遣乙力支奉使大國謀其可否詔敕三國同
是藩附宜共和順勿相侵擾乙力支乃還從其來道取得本船汎
達其國九年復遣使侯尼支朝明年復入貢其傍有大莫盧國覆
鍾國莫多回國庫婁國素和國具弗伏國匹黎余國拔大何國郁
羽陵國庫伏真國魯婁國羽真侯國前後各遣使朝獻太和十三
年勿吉復遣使貢楛矢方物於京師七年又遣使人婆非等五百
餘人朝貢景明四年復遣使侯力歸朝貢自此迄于正光貢使相
尋爾後中國紛擾頗或不至延興二年六月遣石文云等貢方物
以至于齊朝貢不絕隋開皇初相率遣使貢獻文帝詔其使曰朕
聞彼土人勇今來實副朕懷視爾等如子爾宜敬朕如父對曰臣

等僻處一方聞內國有聖人故來朝拜既親奉聖顏願長爲奴僕其國西北與契丹接每相劫掠後因其使來文帝誠之使勿相攻擊使者謝罪文帝因厚勞之令宴飲於前使者與其徒皆起舞曲折多戰鬪容上顧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然其國與隋懸隔唯栗末白山爲近煬帝初與高麗戰頻敗其衆渠帥突地稽率其部降拜右光祿大夫居之柳城與邊人來往悅中國風俗請被冠帶帝嘉之賜以錦綺而褒寵之及遼東之役突地稽率其徒以從每有戰功賞賜甚厚十三年從幸江都尋放還柳城李密遣兵邀之僅而得免至高陽沒於王須拔未幾遁歸羅藝

奚本曰庫莫奚其先東部胡宇文之別種也初爲慕容晃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俗甚不潔淨而善射獵好爲寇抄登國三年道武親自出討至弱水南大破之獲其馬牛羊豕十餘萬帝曰此

群狄諸種不識德義鼠竊狗盜何足爲患今中州大亂吾先平之然後張其威懷則無所不服矣既而車駕南遷十數年間諸種與庫莫奚亦皆滋盛及開遼海置戍和龍諸夷震懼各獻方物文成獻文之世庫莫奚歲致名馬文皮孝文初遣使朝貢太和四年輒入塞內辭以畏地豆干抄掠詔書切責之二十年入寇安州時營燕幽三州兵數千人擊走之後復款附每求入塞交易宣武詔曰庫莫奚去太和二十一年以前與安營二州邊人參居交易往來並無欺貳至二十二年叛逆以來遂爾遠竄今雖款附猶在塞表每請入塞與百姓交易若抑而不許乖其歸向之心信而不慮或有萬一之■交市之日州遣士監之自此已後歲常朝獻至武定已來不絕齊受魏禪歲時來朝其後種類漸多分爲五部一曰辱紇主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一千人爲

其帥隨逐水草頗同突厥有阿會氏五部中最盛諸部皆歸之每與契丹相攻擊虜獲財畜因遣使貢方物

契丹國在庫莫奚東與庫莫奚異種同類並爲慕容晃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登國中魏大破之遂逃迸與庫莫奚分住經數十年稍滋蔓有部落於和龍之北數百里爲寇盜真君以來歲貢名馬獻文時使莫弗紇何辰來獻得班饗於諸國之末歸而相謂言國家之美心皆忻慕於是東北群狄聞之莫不思服悉萬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曰連部匹潔部黎部吐六干部等各以其名馬文皮獻天府遂求爲常皆得交市於和龍密雲之間貢獻不絕太和三年高句麗竊與蠕蠕謀欲取地豆干以分之契丹舊怨其侵軼其莫賀弗勿干率其部落車三千乘衆萬餘口驅徙雜畜求內附止於白狼水東自此歲常朝貢後告饑孝文聽其入關市

羅及宣武孝明時恒遣使貢方物熙平中契丹使人初真等三十人還靈太后以其俗嫁娶之際以青繡爲上服人給青繡兩匹賞其誠欵之心餘依舊式朝貢及齊受東魏禪嘗不斷絕天保四年九月契丹犯塞文帝親戎北討至平州遂西趣長壘詔司徒潘相樂帥精騎五千自東道趣青山復詔安德王韓軌帥精騎四千東趣斷契丹走路帝親踰山嶺奮擊大破之虜十餘萬口雜畜數十萬頭相樂又於青山大破契丹別部所虜生口皆分置諸州其後復爲突厥所逼又以萬家寄於高麗其俗與靺鞨同好爲寇盜父母死而悲哭者以爲不壯但以其屍置於山樹之上經三年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酌酒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若我射獵時使我多得脂鹿其無禮頑嚚於諸夷最甚隋開皇四年率莫賀弗來謁五年悉其衆欵塞文帝納之聽居其故地責讓之其國遣使詣闕

頓頽謝罪其後契丹別部出伏等背高麗率衆內附文帝見來憐之上方與突厥和好重失遠人之心悉令給糧還本部救突厥撫納之固辭不去部落漸衆遂北徙逐水草當遼西正北二百里依託紇臣水而居東西亘百里分爲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餘逐寒暑隨水草畜牧有征伐則酋帥相與議之興兵動衆合而符契突厥沙鉢畧可汗遣吐屯潘垵統之契丹殺吐屯而遁大業七年遣使朝貢方物

室韋國在勿吉北千里去洛陽六千里室或爲失蓋契丹之類其南者爲契丹在北者號爲失韋路出和龍北千餘里入契丹國又北行十日至啜水又北行三日有善水又北行三日有犢了山其山高大周回三百里又北行三百餘里有大水名屈利又北行三日至刃水又北行五日到其國有大水從北而來廣四里餘名徐

水國土下濕語與庫莫奚契丹豆婁國同頗有粟麥及稌夏則城居冬逐水草多畧貂皮丈夫索髮用角弓其箭尤長女婦束髮作叉手髻其國少竊盜盜一徵二殺人者責三百匹男女悉衣白鹿皮襦袴有麴釀酒俗愛赤珠爲婦人飾穿掛於頸以多爲貴女不得此乃至不嫁父母死男女衆哭三年尸則置於林樹之上武定二年四月始遣使張烏豆代等獻其方物迄武定末貢使相尋及齊受東魏禪亦歲時朝聘其後分爲五部不相總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並無君長人貧弱突厥以三吐屯總領之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土地卑濕至夏則移向北貸勃欠對二山多草木饒禽獸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漸分爲二十五部每部有餘莫弗瞞咄猶酋長也死則子弟代之嗣絕則擇賢豪而立之其俗丈夫皆被髮婦女盤髮衣服與契丹同

乘牛車以蘧蔭爲屋如突厥羶車之狀度水則束薪爲棧或有以皮爲舟者馬則織草爲韉結繩爲轡匡寢則木屈爲室以蘧蔭覆上移則載行以脂皮爲席編木爲藉婦女皆抱膝坐氣候多寒田收甚薄無羊少馬多猪牛與靺鞨同俗婚嫁之法二家相許竟輒盜婦將去然後送牛馬爲聘更將婦歸家待有孕乃相許隨還會婦人不再嫁以爲死人之妻難以共居部落共爲大柵人死則置其上居喪三年年唯四哭其國無鐵取給於高麗多貂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韋分爲九部落繞吐紇山而居其部落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每部有莫何弗三人以貳之氣候最寒雪深沒馬冬則入山居士穴牛畜多凍死饒麀鹿射獵爲務食肉衣皮鑿冰沒水中而網取魚鼈地多積雪懼陷坑穿騎木而行俗卽止皆捕貂爲業冠以狐貂衣以魚皮又北行千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住人衆多北室韋不知爲幾部落用樺皮葢屋其餘同北室韋從鉢室韋西南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韋因水爲號也冬月穴居以避太陰之氣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韋徑路險阻言語不通尤多貂及青鼠北室韋時遣使貢獻餘無至者

豆莫婁國在勿吉北千里舊北夫餘也室婁之東東至於海方二千餘里其人士著有居室倉庫多山陵廣澤於東夷之城最爲平敞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長大性強勇謹厚不寇抄其君長皆六畜名官邑落有豪帥飲食亦用豆有麻布衣製類高麗而帽大其國大人以金銀飾之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爲奴婢俗淫尤惡妬者殺之尸於國南山上至腐女家始得輸牛馬乃與之或言穢狃之地也

地豆干國在室韋西千餘里多牛羊出名馬皮爲衣服無五穀唯

食肉酪延興二年八月遣使朝貢至於太和六年貢使不絕十四年頻來犯塞孝文詔征西大將軍陽平王頥擊走之自後時朝京師迄武定末貢使不絕及齊受禪亦來朝貢

烏洛侯國在地豆干北去代都四千五百餘里其地下濕多霧氣而寒人冬則穿地爲室夏則隨原阜畜牧多豕有穀麥無大君長部落莫弗皆世爲之其俗繩髮皮服以珠爲飾人尚勇不爲姦竊故慢藏野積而無寇盜好射獵樂有箜篌木槽革面而施九弦其國西北有完水東北流合於難水其小水皆注於難東入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巴尼大水所謂北海也太武真君四年朝稱其國西北有魏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人多祈請太武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於石室之壁而還

流求國居海島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歡斯氏名渴刺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世數也彼土人呼之爲可老羊妻曰多拔茶所居曰波羅檀洞墜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爲藩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間瑯刻禽獸多鬪鏤樹似橘而葉密條纖如髮之下垂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鳥了帥並以善戰者爲之自相樹立主一村之事男女皆白紵繩纏髮從項後盤繞至額其男子用鳥羽爲冠裝以珠貝飾以赤毛形製不同婦人以羅紋白布爲帽其形方正織鬪鏤皮并雜毛以爲衣製裁不一綴毛垂螺爲飾雜色相間下垂小貝其聲如珮綴璫施釧懸珠於頸織藤爲笠飾以毛羽有刀稍弓箭劔鉞之屬其處少鐵刀皆薄小多以骨角輔助之編紵爲甲或用熊豹皮王乘木獸令左右輿之而導從不過十數人小王乘機鏤爲獸形國人好相攻

擊人皆驍健善走難死耐創諸洞各爲部隊不相救助兩軍相當
勇者三五人出前跳噪交言相罵因相擊射如其不勝一軍皆走
遣人致謝卽共和解收取鬪死者聚食之仍以髑髏將向王所王
則賜之以冠便爲隊帥無賊斂有事則均稅用刑亦無常準皆臨
事科決犯罪皆斷於鳥了帥不伏則上請於王王令臣下共議定
之獄無枷鎖唯用繩縛決死以鐵錐大如筯長尺餘鑽頂殺之
輕罪用杖俗無文字望月虧盈以紀時節草木榮枯以爲年歲人
深目長鼻類於胡亦有小慧無君臣上下之節拜伏之禮父子同
牀而寢男子拔去髭鬚身上有毛處皆除去婦人以墨黥手爲蟲
蛇之文嫁娶以酒珠貝爲聘或男女相悅使相匹偶婦人產乳必
食子衣產後以火自炙令汗出五日便平復以木槽中暴海水爲
鹽木汁爲酢米麵爲酒其味甚薄食皆用手搯得異味先進尊者

凡有宴會執酒者必待呼名而後飲上王酒者亦呼王名後銜盃
共飲頗同突厥歌呼蹋蹄一人唱衆皆和音頗哀怨扶女子上膊
揺手而舞其死者氣將絕輦至庭前親賓哭泣相弔浴其屍以布
帛縛纏之裹以葦席襯土而殯上不起墳子爲父者數月不食肉
其南境風俗少異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有熊豺狼尤多猪雞無
羊牛驢馬厥田良沃先以火燒而引水灌持一鋪以石爲刃長尺
餘闊數寸而墜之宜稻粱禾黍麻豆赤豆胡黑豆等木有楓栝樟
松椴楠枋等竹藤果藥同於江表風土氣候與嶺南山類俗事山
海之神祭以肴酒鬪殺人便將所殺人祭其神或依茂樹起小
屋或懸髑髏於樹上以箭射之或累石繫幡以爲神主王之所居
壁下多聚髑髏以爲佳人間門戶上必安獸頭骨角隋大業元年
海師何蠻等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靜東望依稀似有煙霧之氣亦

不知幾千里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同到流求國言不通掠一人而反明年復令寬慰撫之不從寬取其布甲而歸時倭國使來朝見之曰此夷邪夕國人所用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浮海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竄鼈嶼又一日便至流求流求不從稜擊走之進至其都焚其宮室虜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實而還自爾遂絕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三千里於大海中依山島而居魏時譯通中國三十餘國皆稱于夷人不知里數但計以日其國境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海其地勢東高西下居於邪摩堆則魏志所謂邪馬臺者也又云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在會稽東與儋耳相近俗皆文身自云太伯之後計從帶方至倭國循海水行歷朝鮮國乍南乍東七千餘里始度一海又南千餘里度一海闊千餘里名瀚海至一支國又度一海千餘里名末盧國又東南陸行五百里至伊都國又東南百里至奴國又東行百里至不彌國又南水行二十日至投馬國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月至邪馬臺國卽倭王所都漢光武時遣使入朝自稱大夫安帝時又遣朝貢謂之倭奴國靈帝光和中其國亂遞相攻伐歷年無王有女子名卑彌呼能以鬼道惑衆國人共立爲王無夫有二男子給王飲食通傳言語其王有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爲法甚嚴魏景初五年公孫文懿誅後卑彌呼始遣使朝貢魏主假金印紫綬正始中卑彌呼死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復立卑彌呼宗女臺與爲王其後復立男王並受中國爵命江左歷晉宋齊梁朝聘不絕及陳平至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號阿輩雞彌遣使詣闕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

以天爲兄以日爲弟天明時出聽政踟躕坐日出便停理務云委
我弟文帝曰此大無義理於是訓令改之王妻姓雞雞關三有女
六七百人名太子爲利歌彌多弗利無城郭內官有十二等一曰
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夫禮次小禮次大
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員無定數有軍尼一百二十人猶中國
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長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其服
飾男子衣裙襦其袖微小履如屨形漆其上繫之脚人庶多跣足
不得用金銀爲飾故時衣橫幅結束相連而無縫頭亦無冠但垂
髮於兩耳上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錦綵爲之以金銀鏤花爲飾婦
人束髮於後亦衣裙襦裳皆有撰截竹聚以爲梳編草爲薦雜皮
爲表緣以文皮有弓矢刀稍弩纘斧漆漆爲甲骨爲矢鏑雖有兵
無征戰其王朝會必陳設儀仗其國樂可十萬俗殺人強盜及

姦皆死盜者計贓酬物無財者沒身爲奴自餘輕重或流或杖每
訊冤獄不承引者以木壓膝或張強弓以弦鋸其項或置小石於
沸湯中令所競者探之云理曲者卽手爛或置蛇瓮中令取之云
曲者卽螫手人頗恬靜罕爭訟少盜賊樂有五弦琴笛男女皆黥
臂點面文身沒水捕魚無文字唯刻木結繩敬佛法於百濟求得
佛經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覡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其
餘節畧與華同好碁博握槊擣菹之戲氣候溫暖草木冬青土地
膏腴水多陸少以小環掛鷓鴣項令入水捕魚日得百餘頭俗無
盤俎藉以榭葉食用手舖之性質直有雅風女多男少婚嫁不取
同姓男女相悅者卽爲婚婦入夫家必先跨火乃與夫相見婦人
不淫妬死者斂以棺椁親賓就屍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制服貴
人三年殯庶人卜日而瘞及葬置屍船上陸地牽之或以小輿有

阿蘇山其石無故火起接天者俗以爲異因行祭禱有如意寶珠其色青大如雞卵夜則有光云魚眼睛也新羅百濟皆以倭爲大國多珍物並仰之恒通使往來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明年上遣文林郎裴世清使倭國度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耽羅國經都斯麻國迥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爲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附庸於倭倭王遣小德何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後十日又遣大禮哥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旣至彼都其王與世清來貢方物此後遂絕

論曰廣谷大川異制人生其間異俗嗜欲不同言語不通聖人因時設教所以達其志而通其俗也九夷所居與中夏懸隔然天性柔順無橫暴之風雖綿邈山海而易以道御夏殷之世時或來王暨箕子避地朝鮮始有八條之禁疎而不漏簡而可久化之所感千載不絕今遼東諸國或衣服參冠冕之容或飲食有俎豆之器好尚經術愛樂文史游學於京都者往來繼路或沒世不歸非先哲之遺風其孰能致於斯也故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誠哉斯言其俗之可採者豈楛矢之貢而已乎自魏迄隋年移四代時方爭競未遑外畧洎開皇之末方征遼左天時不利師遂無功二代承基志苞宇宙頻踐三韓之地屢發千鈞之弩小國懼亡敢同困獸兵不載捷四海騷然遂以土崩喪身滅國兵志有之曰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然遼東之地不列於郡縣久矣

諸國朝正奉貢無闕於歲時二代震而矜之以爲人莫已若不能
懷以文德遽動干戈內恃富强外思廣地以驕取怨以怒興師若
此而不亡自古未聞也然四夷之戒安可不深念哉其豆莫婁地
豆于烏洛侯歷齊周二及隋朝貢遂絕其事故莫顯云

北史卷九十四

列傳第八十二

終

西川中園
氏書

書